

第一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

何三本

臺東師範學院

第一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於 1992 年 6 月 24 日在新加坡舉行。這個會議原本只是北美洲漢語語言學會議，參加者局限為北美地區的漢語語言學者。1991 年 5 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舉辦第三屆北美洲漢語語言學會議時，陳重瑜宣佈新加坡將在 1992 年 6 月舉辦一個國際性的漢語語言學會議。在一個宴會上，法國國家科學院的貝羅貝(Alain Peyraube)也公開表示，法國願意以同樣名稱、同樣性質在第二年舉辦第二屆會議。於是陳重瑜就與貝羅貝共同努力，將一至五屆的會議主辦者及地點都安排好。他們請香港的鄒嘉彥主辦第三屆會議，鄒嘉彥立刻答應了。他們很快又得到夏威夷大學的鄭良偉和國立清華大學的湯廷池原則上的同意，主辦第四屆和第五屆會議。後來李英哲及王旭也都表示贊成，於是定案。

第一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共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出席，參加人數最多的是東道國新加坡，其餘依次為美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英國、法國、澳洲、印度、馬來西亞、德國、日本，其他如加拿大、匈牙利、保加利亞、緬甸、印尼、韓國、澳門、波多黎各則各有一位參加；人數方面，在大會手冊裏刊登出姓名及服務機關的共有三百五十位。這些人中，發表論文的共有一百五十位，其餘二百位，因為論文篇數太多，時間不夠，只能參與聽講。此外，依現場觀察估計，至少有二百位是手冊名錄中沒有而自行前來參加的。在宣讀的一百四十二篇論文中，依使用語言分類可分成漢語(普通話)和英語兩種。用普通話發表的有五十篇，全數來自臺灣和大陸學者。用英語發表的有一百篇，多半由上述兩個地區以外的漢語學者提交。論文性質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在開幕典禮上，大會為紀念趙元任百年冥誕，特地邀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王士元所作唯一的一篇專題演講。第二類是大會邀請為所有與會學者所作的共同演講，共有十三篇，其中用普通話發表的有六篇(大陸學者四篇，臺灣學者兩篇)，其餘均用英語。第三類有一百二十八篇，安排三十二時段分四組同時進行。這一百四十二篇論文當中，來自美國各大學的有五十篇，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其次是中國大陸，有二十一篇；臺灣有十九篇(包括缺席者一篇)，香港有十六篇，東道國新加坡有八篇；其他分別來自澳洲、英國、日本、印度等國。

這是一次漢語語言學學術研討會，凡是屬於語言學中十大領域中的每一部門，幾

乎都包涵無遺。以下根據語言學分類各領域所發表論文篇數之多寡依次敘述：

一、在句法學及變形律方面的論文將近四十篇，數量之多，為各類之冠。包含有上古、中古、近古及當代四個階段；此外，對於單一句法作為專題研究的也不少。通常所謂的語法是指主語、謂語、賓語等句法成分反映線性結構平面上的語法關係，可是這次大會裏，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徐杰和夏威夷大學的李英哲，卻提出了建立非線性語法關係(或稱「超結構語法關係」)的理論構想，他們認為主、謂結構和動、賓結構等線性語法和他所提出「焦點、否定、疑問」的非線性語法範疇兩個平面之間的關係，就如同音系學中「線性音系關係」(即元音和輔音的音節結構系統)和「非線性音系關係」(即「超音段音系關係」，如輕重音、聲調、語調等)兩者是各自獨立，但又互相影響的。在句法研究上，這是一種難得的創見，其他見解精闢的論文甚多，無法一一介紹。

二、在方言學方面，對中國方言研究的論文多達二十幾篇。在小地區方面，如晉語(山西)、吳語、閩南語、粵語、客家語等都有單篇論文出現。在較大的地理區來說，也有擴及亞太語言樹狀分佈，並推論鄰近地區的移民現象。這篇論文由日本國立遺傳學研究所的高藤成也提出，題目叫做《對亞洲內陸和海洋兩地區住民遺傳關係研究》，由這篇研究結果看來，世界上以漢語系統為母語的人，應該超過五分之一。這麼多漢語人口，卻仍然以英語為世界語言，實在發人深省。在社會語言學方面，有不少語言學家注意到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受到外國語言影響而產生許多大陸內地所沒有的外來新詞匯，這些都是語言受到時、空影響而發生變化的必然趨勢。

三、在心理語言學方面，二十多篇的論文將心理語言學的每個角落全部兼顧到了。有臺灣學者指出當前國小國語說話教學之關鍵所在；也有國外學者提到以漢語當作第二外語教材時，應如何編寫華語教材的基本需求；更有學者指出漢語教材教法，不該將重點放在生字意義上，而忽略篇章結構及聲音美的探討。尤其是一些在世界各國從事華語教學的學者所提出外國人學習華語所遭遇的困難，正可以作國內學者編寫華語教材的借鏡，免得閉門造車。此外，從事腦部受傷害的失語症研究，在世界各地也受到普遍的重視，這方面臺灣學者發表的論文引起與會學者的重視。

四、歷史語言學方面的論文約二十篇，如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周清海的《兩周金文裏的被動式和使動式》。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丁邦新的《切韻中的文白及方言問題》談的是南北朝時代士人的「雅言」，也就是讀書音，又稱文學語言，也稱為「文讀」(讀音)；相對的是一般語言，也就是白話音，又稱語音，也稱為「白讀」(語音)。由此得知，當今我們的工具書中有讀音、又讀、語音等讀法問題，是自古就已存在的，並非今天我們特有的現象。德國柏林漢寶德大學漢學中心高立希(Ulrich Kautz)的《漢語被動態語法和德語相同》(“Chinese equivalents of German passives”)是一篇非常罕見的中德語法比較研究；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貝羅貝的《古代漢語對等連接詞

演變研究》也可以看出西歐學者對漢語研究功力之深。

五、另外如探究語言同義、多義、前設及指涉的語意學也多達十四篇之多，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馮耀明的《公孫龍子中的指涉問題》一文，以一種一階謂邏輯的語言來分析《公孫龍子》中的關鍵概念，並以 W. V. Quine 的語意理論和 S. Kripke 的 direct theory of reference 探究其中的指涉問題，此一探究可得出較為完備而一貫的解釋。這種解釋可避免像胡適的 descriptive theory、馮友蘭的 realistic theory 及牟宗三的 conceptualistic theory 所遭遇的不同學派的非議。上海外語學院高蘊綺介紹其業已編纂完成的《漢語語義分類詞典》。該詞典把同一概念的詞羣編排在一起，便於從事漢語翻譯或寫作時就義選詞。這種詞典跟傳統就詞以明義，或就字以查詞的詞典是完全不同的，其編輯也無前例可循，必須自創。

六、構詞學方面的論文也有十篇之多。語言原本就是工具，尤其近十幾年來，語言學家們對於如何發揮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最高功能，投注了不少的心力，這些研究統稱語用學，這方面的論文也有八篇。

除了上述對語言學各類領域作簡要介紹之外，仍有以下兩點值得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漢語在全球每一個角落都受到當地語言的影響而起了一種程度的變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甚至香港的漢語，不僅增加了許多外來語詞匯，連語法也都形成了「英式中文」、「新式中文」或「馬來式中文」，這些現象值得留意，有關的論文本屆共有四篇。

二、近四十年來，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使臺灣地區人人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但是，屬於漢語系的客家語、河洛語（即俗稱閩南語）卻逐漸沒落。這種過分強調語言一元化、忽視方言的做法所產生的後遺症，已逐漸暴露出來。在家庭裏，祖孫無法溝通，需要爸媽當翻譯，造成祖孫隔閡；方言之間本來可以收到「相觀而善」的比較效法，如今在臺灣語言一元化後，再也沒有比較的對象。這次大會裏，以方言為主或與方言相關的論文起碼有五十篇以上，這些論文大多來自大陸或世界其他各地，沒有一篇來自臺灣。這是否意味臺灣語言學界的研究方向已出現偏差？值得我們深思。

最後要報導的是：這次大會同時成立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章程也修訂通過，首任會長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王士元。希望學會的活動能促進各國對中國語言學的認識，成為研究漢語語言學以及進行學術交流的橋樑，透過新學會提供的渠道和所舉辦的活動，使國際漢語語言學得到全面發展。